

紅

樓

夢

紅樓夢第一百六回

王熙鳳致禍抱羞慚 賈太君禱天消禍患

話說賈政聞知賈母危急卽忙進去看視見賈母驚嚇氣逆王夫人鴛鴦等喚醒回來卽用疎氣安神的丸藥服了漸漸的好些只是傷心落淚賈政在旁勸慰總說是兒子們不肖招了禍來累老太太受驚若老太太寬慰些兒子們尙可在外料理若是老太太有什麼不自在兒子們的罪孽更重了賈母道我活了八十多歲自作女孩兒起到你父親手裡都托着祖宗的福從沒有聽見過那些事如今到老丁見你們尙或受罪叫我心裡過得去麼倒不嫌合上眼隨你們去罷了說着又哭賈政此

時著急異常又聽外面說請老爺內廷有信賈政急忙出來見是北靜王府長史一見面便說大喜賈政謝了請長史坐下請問王爺有何諭旨那長史道我們王爺同西平郡王進內覆奏將大人的懼怕的心感激天恩之話都代奏了主上甚是憫恤并念及貴妃溘逝未久不忍加罪着加恩仍在工部員外上行走所封家產惟將賈赦的入官餘俱給還並傳旨令盡心供職惟抄出借券令我們王爺查核如有違禁重利的一概照例入官其在定例生息的同房地文書盡行給還賈璉着革去職銜免罪釋放賈政聽畢卽起身叩謝天恩又拜謝王爺恩典允請長史大人代爲稟謝明晨到關謝恩並到府裡磕頭那長史去

了少停傳出旨來承辦官遵旨一一查清入官者入官給還者給還將賈璉放下所有賈赦名下男婦人等造冊入官可憐賈璉屋內東西除將撥例放出的文書發給外其餘雖未盡入官的早被搶抄的人盡行搶去好存者只有傢伙物件賈璉始則懼罪後蒙釋放已是大幸及想起歷年積聚的東西這鳳姐的體已不下七八萬金一朝而盡怎得不痛且他父親現禁在錦衣府鳳姐病在垂危一時悲痛又見賈政含淚叫他問道我因官事在身不大理家故叫你們夫婦總理家事你父親所爲固難勸諫那重利盤剝究竟是誰幹的況且非僧們這樣人家所爲如今入了官在銀錢是不打緊的這種聲名出去還了得嗎

賈璉跪下說道侄兒辦家事並不敢存一點私心所有出入的賬目自有賴大吳新登戴良等登記老爺只管叫他們來查問現在這幾年庫內的銀子出多入少雖沒貼補在內已在各處做了好些空頭求老爺問太太就知道了這些放出去的賬連侄兒也不知道那裡的銀子要問周瑞旺兒纔知道賈政道據你說來連你自己屋裡的事還不知道那些家中上下的事更不知道了我這間也不來查問你現今你無事的人你父親的事和你珍大哥的事還不快去打聽打聽賈璉一心委屈含羞眼淚答應了出去賈政嘆氣連連的想道我祖父勤勞王事立下功勲得了兩個世職如今兩房犯事都革去了我瞧這些子

侄沒一個長進的老天啊老天啊我舅家何至一敗如此我雖
蒙聖恩格外垂慈給還家產那兩處食用自應歸併一處叫我
一人那裡支撐的住方纔璉兒所說更加咤異說不但庫上無
銀而且尙有虧空這几年竟是虛名在外只恨我自己爲什麼
糊塗若此倘或我珠兒在世尙有膀臂寶玉雖大更是無用之
物想到那裡不覺淚滿衣襟又想老太太若大年紀兒子們並
沒有自能奉養一日反累他嚇得死去活來種種罪孽叫我委
之何人正在獨自悲切只見家人稟報各親友進來看候賈政
一一道謝說起家門不幸是我不能管叫子侄所以至此有的
說我久知令兄赦大老爺行事不妥那邊珍哥更加驕縱若說

因官事錯誤得個不是於心無愧如今自己開出的倒帶累了
二老爺有的說人家鬧的也多也沒見御史忝奏不是珍老大
得罪朋友何重如此有的說也不怪御史我們聽見說是府上
的家人同幾個泥腿在外頭哄嚷出來的御史恐忝奏不實所
以誑了這裡的人去纔說出來的我想府上待下人最寬的爲
什麼還直這事有的說大凡奴才們是一個養活不得的今兒
在這裡都是好親友我纔敢說就是尊駕在外任我保不得你
是不愛錢的那外頭的風聲也不好都是奴才們鬧的你該隄
防些如今雖說沒有動你的家倘或再遇着主上疑心起來好
些不便呢買政聽說心下着忙道衆位聽見我的風聲怎樣衆

人道我們雖沒聽見實據只聞外面人說你在糧道任上怎麼
叫門上家人要錢賈政聽了便說道我是對得天的從不敢起
這要錢的念頭只是奴才在外招搖撞騙鬧出事來我就吃不
住了衆人道如今怕也無益只好將現在的管家們都嚴嚴的
查一查若有杭上的奴才查出來嚴嚴的辦一辦賈政聽了點
頭便見門上進來回稟說孫姑爺那邊打發人來說自己有事
不能來着人來瞧瞧說大老爺該他一揮銀子要在二老爺身
上還的賈政心內憂悶只說知道了衆人都冷笑道人說令親
孫紹祖混賬真有些如今丈人抄了家不但不來瞧看幫補照
應倒趕忙的來要銀子真真不在理上賈政道如今且不必說

他那頭親說原是家兄配錯的我的侄女兒的罪已經受够了如今又拉我來正說着只見薛蝌進來說道我打聽錦衣府趙堂官必要照御史叅的辦去只怕大老爺和珍大爺吃不住眾人都道二老爺還得是你出去求求王爺怎麼挽回挽回纔好不然這兩家就完了賈政答應致謝眾人都散那時天已點燈時候賈政進去請賈母的安見賈母畧畧好些回到自己房中埋怨賈璉夫婦不知好歹如今鬧出放賬取利的事情大家不好方見鳳姐所爲心裡狠不受用鳳姐現在病重知他所有什物盡被抄搶一光心內鬱結一時未便埋怨暫且隱忍不言一夜無語次早賈政進內謝恩並到北靜王府西平王府兩處叩

謝求兩位王爺照應他哥哥姪兒兩位應許賈政又在同寅相
好處託情且說賈璉打聽得父兄之事不狠多無法可施只得
回到家中平兒守着鳳姐哭泣秋桐在耳房中抱怨鳳姐賈璉
走近旁邊見鳳姐奄奄一息就有多少怨言一時也說不出來
平兒哭道如今事已如此東西已去不能復來奶奶這樣還得
再請個大夫調治調治纔好賈璉啐道我的性命還不保我還
信他麼鳳姐聽見睜眼一眇雖不言語那眼淚流個不盡見賈
璉出去便與平兒道你別不達事務了到了這樣田地你還顧
我做什麼我已不得今兒就死纔好只要你眼裡有我我
死之後你扶養大了巧姐兒我在陰司裡也感激你的平兒

了放聲大哭鳳姐道你也是聰明人他們雖有來說我他必
抱怨我雖說事是外甥關的我若不貪財如今也沒有我的事
不但是枉費心計掙了一輩子的強如今落在人後頭我只恨
用人不當恍惚聽得那邊珍大爺的事說是強占良民妻子爲
妾不從逼死有個燒張的在裡頭你想想還有誰若是這件事
審出來偕們二爺是脫不了的執那時怎樣兒人我要卽時就
死又耽不起吞金服毒的你到還要請大夫可不是你爲顧我
反倒害了我了麼平兒愈聽愈慘想來實在難處恐鳳姐自尋
短見只得緊緊守着幸賈母不知底細因近日身子好些又見
賈政無事寶玉寶釵在旁天天不離左右略覺放心素來最疼

鳳姐便叫鴛鴦將我體已東西拿些給鳳丫頭再拿些銀錢交給平兒好好的伏侍好了鳳丫頭我再慢慢的分派又命王夫人照看了邢夫人又加了寧國府第八官所有財產房地等並家奴等俱造冊收盡這裡賈母命人將車接了尤氏婆媳等過來可憐赫赫寧府只剩得他們婆媳兩個並佩鳳偕鸞二人連一個下人沒有賈母指出房子一所居住就在惜春所住的間壁又派了婆子四人丫頭兩個伏侍一夜飯食起居在大廚房內分送衣裙什物又是賈母送去零星需用亦在賬房內開銷俱照榮府每人月例之數那賈赦賈珍賈蓉在鋪衣府便用賬房內實在無項可支如今鳳姐一無所有賈璉况又多債務滿

身賈政不知家務只說已經托人自有照應賈璉無計可施想
到那親戚裡頭薛姨媽家已敗王子騰已死餘在親戚雖有俱
是不能照應只得暗暗差人下屯將地畝暫賣了數千金作爲
監中使費賈璉如此一行那些家奴見主家勢敗也便趁此弄
鬼並將東莊租稅也就指名借用些此是後話暫且不提且說
賈母見祖宗世職革去現在子孫在監質審邢夫八尤氏等曰
夜啼哭鳳姐病在垂危雖有寶玉寶釵在側只可解勸不能分
憂所以日夜不寧思前想後眼淚不乾一日傍晚叫寶玉回去
自己扎掙坐起叫鶯鶯等各處佛堂上香又命自己院內焚起
斗香用枴拄着出到院中琥珀知是老太太拜佛鋪下大紅短

玷拜墊買母上香跪下磕了好些頭念了一回佛舍淚祝告天
地道皇天菩薩在上我賈門史氏虔誠禱告求菩薩慈悲我賈
門數世以來不敢行兇霸道我幫夫助子雖不能爲善亦不敢
作惡必是後輩兒孫驕侈暴佚暴殄天物以致閭府抄檢現在
兒孫監禁自然兇多吉少皆由我一人罪孽不教兒孫所以至
此我今卽求皇天保佑在監違凶化吉有病的早早安身總有
閻家罪孽情願一人承當只求饒恕兒孫若皇天見憐念我虔
誠早早賜我一死寬免兒孫之罪默默說到此禁傷心嗚嗚咽
咽的哭泣起來鴛鴦珍珠一面解勸一面扶進房去只見王夫
人帶了寶玉寶釵過來請晚安見賈母悲傷三人也大哭起來

寶釵更有一層苦楚想哥哥也在外監將來要處決不知可減
緩否翁姑雖然無事是見家業蕭條寶玉依然瘋傻豪無志氣
想到後來終身更比賈母王夫人哭得更痛寶玉見寶釵如此
大慟他亦有一番悲戚想的是老太太年老不得安老爺太太
見此光景不免悲傷眾姐妹風流雲散一日少似一日追想在
園中吟詩起社何等熱鬧自從林妹妹一死我鬱悶到今又有
寶姐姐過來未使時常悲切見他憂兒思女日夜難得笑容今
見他悲哀欲絕心裡更加不忍竟嚎啕大哭鴛鴦彩雲鶯兒襲
人見他們如此也個有所思便也嗚咽起來餘者丫頭們看得
傷心也便陪哭竟無人解慰滿屋中哭聲驚天動地將外頭上

夜婆子嚇慌急報于賈政知道那賈政正在書房納悶聽見賈母的人來報心中着忙飛奔進內遠遠聽得哭聲甚衆打諒老太太不好急得魂魄俱喪疾忙進來只見坐着悲啼神魂方定說是老太太傷心你們該勸解怎麼的齊打駁兒哭起來了衆人聽得賈政聲氣急忙止哭大家對面發怔賈政上前安慰了老太太又說下衆人几句各自心想道我們原恐老太太悲傷故來勸解怎麼忘情大家痛哭起來正自不解只見老婆子帶了史侯家的兩個女人進來請了賈母的安又向衆人請安畢便說我們家老爺太太姑娘打發我來說聽見府裡的事原沒有什麼大事不過一時受驚恐怕老爺太太煩惱叫我們過來

告訴一聲說這裡二老爺是不怕的了我們姑娘本要自己來的因不多几日就要出閣所以不能來了賈母聽了不便道謝說你回去給我問好這是我們的家運合該如此承你老爺太太惦記過一日再來奉謝你家姑娘出閣想來你們姑爺是不用說的了他們的家計如何兩個女人回道家計倒不怎麼着只是姑爺長的很好爲人又和平我們見過好几次看來與這禪寶二爺差不多還聽得說才情學問都好的賈母聽了喜歡道僧們都是南邊人雖在這裡住久了那些大規矩還是從南方禮兒所以新姑爺我們都沒見過我前兒還想起我娘家人來最疼的就是你們家姑娘一年三百六十天在我跟前的

日子倒有二百多天渾得這麼大了我原想給他說個好女婿
又爲他妹妹不在家我又不便作主他既這次配了個好姑娘
我也放心月裡山閣我原想過來吃盃喜酒的不料我家鬧出
這樣事來我的心就像在熱鍋裡熬的似的那裡能殼再到你
們家去你回去說我問好我們這裡的人都說請安問好你替
另告訴你家姑娘不要將我放在心裡我是八十多歲的人了
就死也算不得沒福的了只願他過了門兩日子和順百年到
老我便安心了說着不覺掉下淚來那女人道老太太也不必
傷心姑娘過了門等回了九少不得同姑爺過來請老太太的
安那時老太太見了纔喜歡呢賈母點頭那女人出去別人都

不理論只有寶玉聽了發了一回怔心裡想道如今一天一天的都過不得了爲什麼人家養了女兒到大了必要出嫁一出了嫁就改變史妹妹這樣一個人又被他妹妹硬壓着配人了。他將來見了我必是又不理我了。我想一個人到了這個沒人理的分兒還活着做什麼想到那裡又是傷心。見賈母此時纔安又不敢哭泣只是悶悶的一時賈政不放心又進來瞧瞧老太太見是好些便出來傳了賴大叫他將開府裡管事家人的花名冊子拿來一齊點了一點除去賈赦入官的人當有三十餘家共男女二百十二名。賈政叫現在府內當差的男人共二十一名進來問起歷年居家用度共有若干進來該用若干出

去那管總的家人將近來支用薄子呈上賈政看時所入不敷所出又加連年宮裡花用賬上有在外浮借的也不少再查東省地租近年交不及祖上一半如今用度比祖上更加十倍賈政不看則已看了急得跺脚道這了不得我打諒雖是璉兒理事在家自有把握豈知好幾年頭裡已就寅年用了卯年的還是這樣裝好看竟把世職俸祿當作不打緊的事情爲什麼不敗呢我如今要就省儉起來已是遲了想到那裡背著手踱來踱去竟無方法衆人知賈政不知理家也是白搥心著急便說道老爺也不用焦心這是家家這樣的若是統摠算起來連王爺家還不敷不過是裝著門面過到那裡就到那裡如今老

爺到底得了主上的恩典纔有這點子家產若是一並入了官老爺就不用過不了不成買政墮道放屁你們這班奴才最沒有良心的仗着主子好的時候任意開銷到弄光了走的走跑的跑還顧主子的死活嗎如今你們道是沒有查封是好那知道外頭的名聲大本兒都保不住還攔得住你們在外頭支架子說大話誑人騙人到鬧出事來望主子身上一推就完了如今大老爺與珍大爺的事說是僭們家人鮑二在外傳播的我看這人口冊上並沒有鮑二這是怎麼說衆人回道這鮑二是不在冊檔上的先前在寧府冊上爲二爺見他老實扣他們兩口子叫過來了及至他女人死了他又叫寧府去後來老爺衙門

事老太太們往院上去珍大爺替理家事帶過來的已後也就去了老爺數年不管家事那裡知道這些事來老爺打諢冊上有這名字就只有這個人不知一個人手下親戚們也有奴才還有奴才呢賈政道這還了得想去一時不能清理只得喝退重人早打了主意在心裡了且聽賈赦等事審得怎樣再定一日正在書房籌籌只見一人飛奔進來說請老爺快進內廷問話賈正聽了心下着忙只得進去未知因言下因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六回終

紅樓夢第一百七回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話說賈政進內見了樞密院各位大人又見了各位王爺北靜王道今日我們傳你來有遵旨問你的事賈政卽忙跪下衆大人便問道你哥哥交通外官恃強凌弱縱兒聚賭強占良民妻女不遂逼死的事你都知道麼賈政回道犯官有從主恩欽點學政任滿後查看賑恤于上年冬底回家又蒙堂派工程後又往江西監道題叅回都仍在工部行走日夜不敢怠惰一應家務並未留心伺察寔在糊塗不能管叫子侄這就是辜負聖恩亦求主上重重治罪北靜王攔說轉奏不多時傳出旨來北靜

王便述道主上因御史叅奏賈赦交通外官恃强凌弱據該御史指出安平州互相往來賈赦包攬詞訟縱鞠賈赦據供平安州原係姻親來往並未干涉官事該御史亦不能指寔惟有倚勢强索石獸子古扇一款是寔的然係玩物寃非强索良民之物可比雖石獸子自盡亦係瘋傻所致與逼勒致死者有間今從寬降賈赦發往臺站効力贖罪所叅賈珍强占良民妻女爲妾不從逼死一款提取都察院原案看得九三姐寔係張華指腹爲婚未娶之妻因伊貧苦自願退婚九三姐之母願結賈珍之弟爲妾並非强占再九三姐自刎掩埋並未報官一款查九三姐原係賈珍妻妹本意爲伊擇配因被逼索定禮衆人揚言

穢亂以致羞忿自盡並非賈珍逼勒致死但身係世襲職員罔知法紀私埋人命本應重治念伊究屬功臣後裔不忍加罪亦從寬革去世職派往海疆効力贖罪賈蓉年幼無干省釋賈政寔係在外任多年居官尙屬勤慎免治伊治家不正之罪賈政聽了感激涕零叩首不及又叩求王爺代奏下忱北靜王道你該叩謝天恩更有何奏賈政道犯官仰蒙聖恩不加大罪又蒙將家產給還寔在捫心惶愧願將祖宗遺受重祿積餘置產一并交官北靜王道主上仁慈待下明慎用刑賞罰無差如今旣蒙莫大深恩給還財產你又何必多此一奏衆官也說不必賈政使謝了恩叩謝了王爺出來恐賈母不放心急忙趕回上下

男女人等不知傳進賈政是何吉凶都在外頭打聽一見賈政回家都略略的放心也不敢問只見賈政忙忙的走到賈母跟前將蒙聖恩寬免的事細細告訴了一遍賈母雖則放心只是兩個世職革去賈赦又往台站効力賈珍又往海疆不免又悲傷起來那夫人尤氏聽見那話更哭起來賈政便道老太太放心大哥雖則台站効力也是爲國家辦事不致受苦只要辦得妥當就可復職珍兒正是年輕狠該出力若不是這樣便是祖父的餘德亦不能入享說了些寬慰的話賈母素來本不大喜歡賈赦那邊東府賈珍究竟隔了一層只有那夫人尤氏痛哭不已那夫人想着家產一空丈夫年老遠出膝下雖有兒子又

是素來順他二叔的如今是都靠着二叔他兩日子更是順着那邊去了獨我一人孤苦伶仃怎麼好那尤氏本來獨掌寧府的家計除了賈珍也算是惟他爲尊又與賈珍夫婦相和如今犯事遠出家財抄盡依住榮府雖則老太太疼愛終是依人門下又帶了偕黨鳳凰蓉兒夫婦又是不是能與家立業的人又想着二妹妹三妹妹俱是璉二叔開的如今他們倒安然無事依舊夫婦完聚只留我們幾人怎生度日想到這裡痛哭起來賈母不忍便問賈政道你大哥和珍兒現已定案可能回家蓉兒既沒他的事也該放出來了賈政道若在定例大哥是不能回家的我已托人狗個私情叫我們大老爺同侄兒回家好置辦

行裝衙門內業已應了想來蓉兒同着他爺爺父親一起出來
只說老太太放心兒子辦去賈母又道我這几年老的不成人
了總沒有問過家事如今東府是全抄去了房屋入官不消說
的作大哥那邊璉兒那裡也都抄去了咱們西府銀庫東省地
土似知道到底還剩了多少他兩個起身也得給他們几千銀
子纔好賈政正是没法聽見賈母一問心想着若是說明又恐
老太太着急若不說明不用說將來現在怎樣辦法定了主意
便問道若老太太不問兒子也不敢說如今老太太既問到這
裡現在璉兒也在這裡昨日兒子已查了舊庫的銀子早已虛
空不但用盡外頭還有虧空現今大哥這件事若不花銀托人

雖說主上寬恩只怕他們爺兒兩個也不大好就是這項銀子
尙無打算東省的地畝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兒了一時也
算不轉來只好儘所有的蒙聖恩沒有動的衣服首飾折變了
給大哥珍兒作盤費罷了過日的事只可再打籌賈母聽了又
急得眼淚直淌說道怎麼着咱們家到了這樣田地了麼我雖
沒有經過我想起我家向口比這裡還強十倍也是擺了几年
虛架子沒有出這樣事已經塌下來了不消一二年就完了據
你說起來咱們竟一兩年就不能支了賈政道若是這兩個世
俸不動外頭還有些挪移如今無可指稱誰肯接濟說着也淚
流滿面想起親戚來用過我們的如今都窮了沒有用過我們

的又不肯照應了昨日兒子也沒有細查只看家下的人丁冊子別說上頭的錢一無所出那底下的人也養不起許多賈母正在憂慮只見賈赦賈珍賈蓉一齊進來給賈母請安賈母看這般光景一隻手拉着賈赦一隻手拉着賈珍便大哭起來他兩人臉上羞慚又見賈母哭泣都跪在地下哭着說道兒孫們不長進將祖上功勳丟了又累老太太傷心兒孫們是死無葬身之地的了滿屋中人看這光景又一齊大哭起來賈政只得勸解倒先要打算他兩個的使用大約在家只可住得一兩日遲則人家就不依了老太太含悲忍淚的說道你兩個且各自同你們媳婦們說說話兒去罷又吩咐賈政道這件事是不能

久待的想來外面挪移恐不中用那時悞了欽限怎麼好只好我替你們打算罷了就是家中如此亂糟糟的也不是常法兒一面說着便叫鴛鴦吩咐去了這裡賈赦等出來又與賈政哭泣了一會都不免將從前任性過後懣懣如今分離的話說了一會各自同媳婦那邊悲傷去了賈赦年老倒也拋的下獨有賈珍與尤氏恁忍分離賈璉賈蓉兩個也只有拉着父親啼哭雖說是比軍流減等究竟生離死別這也是事到如此只得大家硬着心腸過去却說賈母叫邢王二夫人同了鴛鴦等開箱倒籠將做媳婦到如今積攢的東西都拿出來又叫賈赦賈政賈珍等一一的分派說這裡現有的銀子交賈赦三千兩你拿

二千兩去做你的盤費使用留一千給太太另用這三千給珍兒你只許拿一千去留下二千交你媳婦過日子仍舊各自度日房子是在一處飯食各自吃罷四丫頭將來的親事還是我做的事只可憐鳳丫頭操心了一輩子如今弄得精光也給他三千兩叫他自已收着不許叫璉兒用如今他還病得神昏氣喪叫平兒來拿去這是你祖父留下來的衣服還有我少年穿的衣服首飾如今我用不着男的呢叫大老爺珍兒璉兒蓉兒拿去分了女的呢叫太太珍兒媳婦鳳丫頭拿了分去這五百兩銀子交給璉兒明年將林丫頭的棺材送回南去分派定了又叫賈政道你說現在還該着人的使用這是少不得的你

叫拿這金子變賣償還這是他們關掉了我的你也是我的兒子我並不偏向寶玉已經成了家我剩下這些金銀等物大約還值幾千兩銀子這是都給寶玉的了珠兒媳婦向來孝順我蕭兒也好我也分給他們些這便是我的事情完了曾政見母親如此明斷分斷俱跪下哭着說老太太這麼大年紀兒孫們沒點孝順承受老祖宗這樣恩典叫兒孫們更無地自容了賈母道別瞎說若不鬧出這個亂兒我還收着呢只是現在家人過多只有二老爺是當差的留幾個人就穀了你就吩咐管事的人將人叫齊了他分派妥當各家有人便就罷了譬如誰知了怎麼樣呢我們裡頭的也要叫入分派該配人的配說只見

的賞去如今雖說僭們這房子不入官你到底把這園三千給
纔好那些田地原交璉兒清理該賣的該賣留的留斷看各自
架子做空頭我索性說了罷江南甄家還有幾兩銀子大太太
那裡收着該叫人就送去罷倘或再有點事出來可不是他們
躲過了風暴又遇了雨了麼賈政本是不知富家立計的人一
聽賈母的話一一領命心想老太太實在真真是理家的人都
是我們這些不長進的鬧壞了賈政見賈母勞乏求着老太太
歇歇養神賈母又道我所剩的東西也有限等我死了做結果
我的使用餘的都給我伏侍的了頭賈政等聽到那裡更加傷
感大家跪下請老太太寬懷只願兒子們托老太太的福過了

些時都過了。恩眷那時兢兢業業的治起家來。以贖前愆奉養
老太太到一百歲的時候。賈母道。但願這樣纔好。我死了也好。
見祖宗你們別打諒。我是享得富貴。受不得貧窮的人。哪不過
這幾年。看看你們轟轟烈烈。我落得都不管說說笑笑養身子。
罷了。那知道家運一敗。直到這樣。若說外頭好看。裡頭空虛。是
我早知道的。只是居移氣。養移體。一時下不得臺來。如今借
此只好收斂。守住這個門頭。不然叫人笑話。你你還不知。只打
諒我。知道窮了。便著急的要死。我心裡是想着祖宗莫大的功
勳。無一日不希望你們比祖宗還強。能殼守住也就罷了。誰知
他們爺兒兩個。做些什麼勾當。賈母正自長篇大論的說。只見

豐兒慌慌張張的跑來回王夫人道今早我們奶奶聽見外頭的事哭了一場如今氣都接不上來平兒叫我來回太太豐兒沒有說完賈母聽見便問到底怎麼樣王夫人便代回道如今說是不大好賈母起身道暖這些冤家竟要磨死我了說着叫人扶着要親自看去賈政倒忙勸道老太太傷了好一回的心又分派了好些事這會該歇歇便是孫子媳婦有什麼事該叫媳婦賠去就是了何必老太太親身過去呢倘或再傷感起來老太太身上要有一點兒不好叫做兒子的怎麼處呢賈母道你們各自出去等一會子再進來我還有話說賈政不敢多言只得出來料理兒姪起身的事又叫賈璉挑人跟去這裡

賈母纔叫鴛鴦等派人拿了給鳳姐的東西跟着過來鳳姐正在氣厥平兒哭得眼紅聽見賈母帶着王夫人寶玉寶釵過來疾忙出來迎接賈母便問這會子怎麼樣了平兒恐驚了賈母便說這會子好些老太太既來了請進去瞧瞧他先跑進去輕輕的揭開帳子鳳姐開眼瞧着只見賈母進來滿心慚愧先前原打算賈母等惱他不疼的了是死活由他的不料賈母親自來瞧心裡一寬覺那擁塞的氣略鬆動些便要扎掙坐起賈母叫平兒按着不要動你好些麼鳳姐含淚道我從小兒過來老太太太怎麼樣疼我那知我福氣薄時神鬼支使的失魂落魄不但不能穀在老太太跟前盡點孝心婆前討個好還是道

樣把我常人叫我幫着料理家務被我鬧的七顛八倒我還有什麼臉兒見老太太呢今日老太太太親自過來我裏當不起了恐怕該活三天的又折上了兩天去了說着悲咽賈母道那些事原是外頭鬧起來的與你什麼相干就是你的東西被人拿去這也算不了什麼呀我帶了好些東西給你任你自己便說着叫人拿上來給他瞧瞧鳳姐本是貪得無厭的人如今被抄盡淨本是愁苦又恐人埋怨正是幾不欲生的時候今兒賈母仍舊疼他王夫人也嗔怪過來安慰他又想賈璉無事心下安放好些便在枕上與賈母磕頭說道請老太太放心若是我的病托着老太太的福好了些我情願自己當個粗使丫

頭盡心竭力的伏侍老太太太太罷賈母聽他說得傷心不免掉下淚來寶玉是從來沒有經過這大風浪的心下只知安樂不知憂患的人如今碰來碰去都是哭泣的事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見人哭他就哭鳳姐看見衆人憂悶反倒勉強說幾句寬慰賈母的話求着請老太太太太回去我畧好些過來磕頭說着將頭仰起賈母叫平兒好生服侍短什麼到我那裡要去說着帶了王夫人將要回到自己房中只聽見兩三處哭聲賈母是在不忍聞見便叫王夫人散去叫寶玉去見你大爺大哥送一送就回來自己躺在榻上下淚幸喜鴛鴦等能用百樣言語勸解賈母暫且安歇不言賈赦等分離悲痛那些跟去的人

誰是願意的不免心中抱怨叫苦連天正是生離果勝死別看
者比受者更加傷心好好的一个榮國府鬧到人嚎鬼哭賈政
最循規矩在倫常上也講究的執手分別後自己先騎馬趕至
城外舉酒送行又叮嚀了好些國家軫恤勲臣已圖報稱的話
賈赦等揮淚分頭而別賈政帶了姪子回家未及進門只見門
上有好些人在那裡亂嚷說今日旨意將榮國公世職着賈政
承襲那些人在那裡要喜錢門上人和他們分爭說是本來的
世職我們本家襲了有什麼喜報那些人說道那世職的榮耀
比任什麼還難得你們大老爺鬧掉了想要這個再不能的了
如今的聖人在位赦過宥罪還賣給二老爺襲了這是千載難

的怎麼不給喜錢正關着賈政回家門上回了雖則喜歡究竟是哥哥犯事所致反覺感極涕零趕着進內告訴賈母王夫人正恐賈母傷心過來安慰聽得世職復還自是歡喜又見賈政進來賈母拉了說些勤黽報恩的話獨有邢夫人尤氏心下悲苦只不好露出來且說外面這些趨炎奉勢的親戚朋友先前賈宅有事都遠遠不來今兒賈政襲職知聖眷尚好大家都來賀喜那知賈政純厚性成因他襲哥哥的職心內反生煩惱只知感激天恩于第二日進內謝恩到底將賞還府第園子脩摺奏請入官內廷降旨不必賈政纔得放心回家已後循分供職但是家計蕭條入不敷出賈政又不能在外應酬家人們見賈政

忠厚鳳姐抱病不能理家賈璉的虧缺一日重似一日難免典房賣地府內家人幾個有錢的怕賈璉纏擾都裝窮躲事甚至告假不來各自另尋門路獨有一個包勇雖是新投到此恰遇榮府壞事他倒有些真心辦事見那些人欺瞞主子便時常不忿奈他是個新來乍到的人一句話也揮不上他便生氣每天吃了就睡衆人嫌他不肯隨和便在賈政前說他終日貪杯生事並不當差賈政道隨他去罷原是甄府荐來不好意思橫豎家內添這一人吃飯雖說是窮也不在他一人身上並不叫來驅逐衆人又在賈璉跟前說他怎樣不好賈璉此時也不敢自作威福只得由他忽一日包勇奈不過吃了幾杯酒在榮府街

上閒逛見有兩個人說話那人說道你瞧怎麼個大府前兒抄了家不知如今怎麼樣了那人道他家怎麼能敗聽見說裡頭有位娘娘是他家的姑娘雖是死了到底有根基的況且我常見他們來往的都是王公侯伯那裡沒有照應便是現在的府尹前任的兵部是他們的一家難道有這些人還護庇不來麼那人道你白住在這裡別人猶可獨是那個賈大人更了不得我常見他在兩府來往前兒御史雖忝了主子還叫府尹查明實蹟再辦你道他怎麼樣他本沾過兩府的好處怕人說他迴護一家他便狠狠的踢了一腳所以兩府裡纔到底抄了你道如今的世情還了得嗎兩人無心說閒話豈知旁邊有人跟着

聽的明白包勇心下暗想天下有這樣負恩的人但不知是我老爺的什麼人我若見了他便打他一個死鬧出事來我承當去那包勇正在酒後胡思亂想忽聽那邊喝道而來包勇遠遠點着只見那兩人輕輕的說道這來的就是那個賈大人了包勇聽了心裡懷恨趁了酒興便大聲的道沒良心的男女怎麼忘了我們賈家的恩了兩村在橋內聽得一個賈字便留神觀看見是一個醉漢便不理會過去了那包勇醉着不知好歹便得意洋洋回到府中間起同伴知是方纔見的那位大人是這府裡提拔起來的他不會舊恩反來踢弄僭們家裡見了他罵他几句他竟不敢答言那榮府的人本嫌包勇只是主人不計

較他如今他又在外闖禍不得不用趙賈政無事便將包裏喝
酒開事的話圓了賈政此時正怕風波聽得家人回稟便一時
生氣叫進包勇罵了几句便派去看園不許他在外行走那包
勇本是直爽的脾氣投了主子他便赤心護主豈知賈政反倒
責罵他他也不敢再辨只得收拾行李往園中看守澆灌去了
未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八回

強歡笑蘅蕪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却說賈政先前曾將房產並大觀園奏請入官內廷不收又無人居住只好封鎖因園子接連尤氏惜春住宅太覺曠濶無人遂將包勇罰看荒園此時賈政理家又奉了賈母之命將人口漸次減少諸凡省儉尙且不能支持幸喜鳳姐爲賈母疼惜王夫人等雖則不大喜歡若說治家辦事尙能出力所以將內事仍交鳳姐辦理但近來因被抄以後諸事運用不來也是每形拮据那些房頭上下人等原是寬裕慣的如今較之往日十去其七怎能周到不免怨言不絕鳳姐也不敢推辭扶病承歡賈

母過了些時賈赦賈珍各到當差地方恃有用度暫且自安寫
書回家都言安逸家中不必掛念于是賈母放心邢夫人尤氏
也畧畧寬懷一日史湘雲出嫁回門來賈母這邊請安賈母提
起他女婿甚好史湘雲也將那裡過日平安的話說了請老太太
太放心又提起黛玉去世不免大家淚落賈母又想起迎春苦
楚越覺悲傷起來史湘雲勸解一回又到各家請安問好畢仍
到賈母房中安歇言及薛家這樣人家被薛大哥鬧的家破人
亡今年雖是緩決人犯明年不知可能減等賈母道你還不知
道呢昨兒蟠兒媳婦死的不明白幾乎又鬧出一場大事來道
幸虧老佛爺有眼叫他帶來的丫頭自己供出來了那夏奶奶

纔沒的鬧了自家攔住相驗你姨媽這裡纔將裏內的打發出
去了你說說真真是六親同運薛家是這樣了姨太太守着薛
蝌過曰爲這孩子有良心他說哥哥在監裡尚未結局不肯娶
親你那妹妹在大太太那邊也就狠苦琴姑娘爲他公公死了
尚未滿服梅家尚未娶去二太太的娘家舅老爺一死鳳丫頭
的哥哥也不成人那二舅老爺也是個小氣的又是官場不清
也是打餓荒甄家自從抄家已後別無信息湘雲道三姐姐去
了曾有書字回來麼賈母道自從嫁了去老爺回來說你三
姐姐在海疆甚好只是沒有書信我也日夜惦記爲着我們家
連連的出些不好事所以我也顧不來如今四丫頭也沒有給

他提親環兒呢誰有功夫提起他來如今我們家的日子比你從前在這裡的時候更苦些只可憐你寶姐姐自過了門沒過一天安逸日子你二哥哥還是這樣瘋瘋顛顛這怎麼處呢湘雲道我從小兒在這裡長大的這裡那些人的脾氣我都知道的這一回來了竟都收了樣子了我打諒我隔了好些時沒來他們生疎我我細想起來竟不是的就是見了我瞧他們的意思原要像先前一樣的熱鬧不知道怎麼說說就傷心起來了我所以坐坐就到老太太這裡來了賈母道如今這樣日子在我也罷了你們年輕輕兒的人還了得我正要想個法兒叫他們還熱鬧一天纔好只是打不起這個精神來湘雲道我想起

來了寶如如不是後兒的生日嗎我多住一天給他拜過壽大家熱鬧一天不知老太太怎麼樣賈母道我真正氣糊塗了你
不題我竟忘了後日可不是我的生日我明日拿出錢來給他
辦個生日他沒有定親的時候倒做過好幾次如今他過了門
倒沒有做寶玉這孩子頭裡狠伶俐狠淘氣如今爲着家裡的
事好不把這孩子越發弄的話都沒有了倒是珠兒媳婦還好
他有的時候是這麼着沒的時候他也是這麼着帶着蘭兒靜
靜的兒過日子倒難爲他湘雲道別人還不離獨有連二嫂子
連模樣兒都改了說話也不伶俐了明日等我來引道他們看
他們怎麼樣但是他們嘴裡不說心裡要抱怨我說我有了湘

雲說到那裡却把臉飛紅了賈母會意道這怕什麼原來姊妹們都是在一處樂慣了的說說笑笑再別要留這些心大凡一個人有也罷沒也罷總要受得富貴耐得貧賤纔好你寶姐姐生來是個大方的人頭裡他家這樣好他也一點兒不驕傲後來他家壞了事他也是舒舒坦坦的如今在我家裡寶玉待他好他也是那樣安頓一時待他不好不見他有什麼煩惱我看這孩子倒是個有福氣的你林姐姐那是個最小性兒又多心的所以到底不長命鳳丫頭也見過些事狠不該略兒些風波就改了樣子他若這樣沒見識也就是小器了後兒寶丫頭的生日我替另拿出銀子來熱熱鬧鬧給他做個生日也叫他喜

那這一天湘雲答應道老太太說得狠是索性把那些姐妹們
都來了大家叙一叙賈母道自然要請的一時高興道叫鴛鴦
拿出一百銀子來交給外頭叫他明日起預備兩天的酒飯鴛
鴦領命叫婆子交了出去一痛無話次日傳話出去打發人去
接迎春又請了薛姨媽寶琴叫帶了香菱來又請李嬌娘不多
半日李紋李綺都來了寶釵本沒有知道聽見老太太的了頭
來請說薛姨太太來了請二奶奶過去呢寶釵心裡喜歡便是
隨身衣服過去要見他母親只見他妹子寶琴並香菱都在這
裡又見李嬌娘等人也都來了心想那些人必是知道我們家
的事情完了所以來問候的便去問了李嬌娘好見了賈母然

後與他母親說了幾句話便與李家姐妹們問好湘雲在旁說道太太們諸都坐下讓我們姐妹們給姐姐拜壽寶釵聽了倒呆了一呆回來一想可不是明日是我的生日嗎便說妹妹們過來瞧老太太是該的若說爲我的生日是斷斷不敢的正推讓着寶玉也來請薛姨媽李姨娘的安聽見寶釵自己推讓他心裡本早打算過寶釵生日因家中鬧得七顛八倒也不敢在賈母處提起今見湘雲等衆人要拜壽便喜歡道明日纔是生日我正要告訴老太太來湘雲笑道批臊老太太還等你告訴你打諒這些人爲什麼來是老太太請的寶釵聽了心下未信只聽賈母合他母親道可憐寶釵頭做了一年新媳婦裡家接

二連三的有事總沒有給他做過生日今日我給他做個生日
請姨太太太太們來大家說說話兒薛姨媽道老太太這些時
心裡纔安他小人兒家還沒有孝敬老太太倒要老太太操心
湘雲道老太太最疼的孫子是二哥哥難道二公子就不疼了
麼況且寶姐姐也配老太太給他做生日寶釵低頭不語寶玉
心裡想道我只說史妹妹出了閤是換了一個人了我所以不
敢親近他他也不來理我如今聽他的話原是和先前一樣的
爲什麼我們那個過了門更覺得腴腆了話都說不出來了呢
正想着小丫頭進來說二姑奶奶回來了隨後李紈鳳姐都進
來大家厮見一番迎春提起他父親出門說本要趕來見兒只

是他攔着不許來說是僭們家正是悔氣時候不要沾染在身
上我扭不過沒有來直哭了兩三天鳳姐道今兒爲什麼肯放
你回來迎春追他又說僭們家二老爺又襲了職還可以走走
不妨事的所以纔放我來說着又哭起來賈母道我原爲氣得
慌今日接你們來給孫子媳婦過生日說說笑笑解個悶兒你
們又提起這些煩事來又招起我的煩惱來了迎春等都不敢
作聲了鳳姐雖勉強說了幾句有興的話終不似先前爽利招
人發笑賈母心裡要實釵喜歡故意的嘔鳳姐兒說話鳳姐也
知賈母之意便竭力張羅說道今兒老太太喜歡些了你看這
些人好幾時沒有聚在一處今兒齊全說着回過頭去看見婆

婆九氏不在這裡又縮住了口賈母爲着齊全兩字也想邢夫人等叫人請去邢夫人尤氏惜春等聽見老太太叫不敢不來心內也十分不願意想着家業零敗偏又高興給寶釵做生日到底老太太偏心便來了也是無精打彩的賈母問起岫烟來邢夫人假說病着不來賈母會意知薛姨媽在這裡有些不便也不提了一時擺下菓酒賈母說也不送到外頭今日只許偕們娘兒們樂一樂寶玉雖然娶過親的人因賈母疼愛仍在裡頭打混但不與湘雲寶琴等同席便在賈母身旁設着一個坐兒他代寶釵輪流敬酒賈母道如今且坐下大家喝酒到挨晚兒再到各處行禮去若如今行起來了大家又鬧規矩把我的

興頭打回去就沒趣了。寶釵便依言坐下。賈母又叫人來道：「他們今兒索性灑脫些，各留一兩個人伺候。」我叫鴛鴦帶了彩雲、鶯兒、襲人、平兒等在後間去，也喝一鍾酒。鴛鴦等說：「我們還沒有的，給二奶奶磕頭。」怎麼就好喝酒去呢？賈母道：「我說了，你們只管去用的着。你們再來。」鴛鴦等去了。這裡賈母纔嘆：「薛姨媽等喝酒，見他們都不是往常的樣子。」賈母着急道：「你們到底是怎麼着？大家高興些纔好。」湘雲道：「我們又吃又喝，還要怎樣？」鳳姐道：「他們小的時候兒都高興，如今都碍着臉，不敢混說。」所以老太太瞧着冷淨了。寶玉輕輕的告訴賈母道：「話是沒有什麼說的，再說就說到不好的上頭來了。」不如老太太出個主意叫他

們行個令兒罷賈母側着耳躲聽了笑道若是行令又得叫鴛鴦去寶玉聽了不待再說就出席到後間去找鴛鴦說老太太要行令叫姐姐去呢鴛鴦道小爺讓我們舒舒服服的喝一盃罷何苦來又來攪什麼寶玉道當真老太太說得叫你去呢與我什麼相干鴛鴦沒法說道你們只管喝我去了就來便到賈母那邊老太太道何來了不是要行令嗎鴛鴦道聽見寶二爺請老太太叫我敢不來嗎不知老太太要行什麼令兒賈母道那文的怪問的慌武的又不好你倒是想個新鮮頑意兒纔好鴛鴦想了想道如今姨太太有了年紀不肯費心倒不如拿出令盆骰子來大家擲個曲牌名兒賭輸贏酒罷賈母道道也使

得便命人取骰盆放在桌上鴛鴦說如今用四個骰子擲去擲不出名兒來的罰一盃擲出名兒來每人喝酒的盃數兒擲出來再定衆人聽了道這是容易的我們都隨著鴛鴦便打點兒衆人叫鴛鴦喝了一盃就在他身上數起恰是薛姨媽先擲薛姨媽便擲了一下却是四個么鴛鴦道這是有名的叫做商山四皓有年紀的喝一盃於是賈母李嬌娘邢王兩夫人都該喝賈母舉酒要喝鴛鴦道這是姨太太擲的還該姨太太說個曲牌名兒下家兒接一句千家詩說不出的罰一盃薛姨媽道你又來算計我了我那裡說得上來賈母道不說到底寂寞還是說一句的好下家兒就是我了若說不出來我陪姨太太喝一

鍾就是了。薛姨媽便道：「我說個臨老入花叢。賈母點點頭兒道：『將謂偷閒學少年。』」說完，骰盆過到李紈，便擲了兩個四，兩個二。鴛鴦說也有名了，這叫作劉阮入天臺。李紈便接着說了個二。士入桃源，下手兒便是李紈，說道：「尋得桃花好，迴秦大家又喝了一口骰盆。」又過到賈母，跟前便擲了兩個二，兩個三。賈母道：「這要喝酒了。」鴛鴦道：「有名兒的，這是江燕引雛，衆人都該喝一盃。」鳳姐道：「雛是雛，到飛了好些了。」衆人瞅了他一眼。鳳姐便不言語。賈母道：「我說什麼呢？」公令孫罷下手，是李紈，便說道：「閒看兒童捉柳花。」衆人都說好。寶玉巴不得要說，只是令盆輪不到。正想着，恰好到了跟前，便擲了一個二，兩個三，一個么，便說道：

這是什麼鴛鴦笑道這是個臭先喝一盃再擲罷寶玉只得喝了又擲這一擲擲了兩個三兩個四鴛鴦道有了這叫做張敞畫眉寶玉明白打趣他寶釵的臉也飛紅了鳳姐不大懂得還說二兄弟快說了再找下家兒是誰寶玉明知難說自認罰了罷我也沒下家過了令盆輪到李紈便擲了一下兒鴛鴦道大奶奶得是十二金釵寶玉聽了赶到李紈身傍看時只見紅綠對開便說這一個好看得狠忽然想起十二釵的夢來便呆呆的退到自己座上心裡想這十二釵說是金陵的怎麼家這些人如今七大八小的就剩了這幾個復又看看湘雲寶釵雖說都在只是不見了黛玉一時按捺不住眼淚便要下來恐人看

見便道身上躁的狠脫脫衣服去掛了籌出席去了這史湘雲
看見寶玉這般光景打諒寶玉擲不出好的被別了擲了去心
裡不喜歡便去了又嫌那個令兒沒趣便有些煩只見李執道
我不說了席間的人也不齊不如罰我一杯買母道這個令兒
也不執鬧不如捐了罷讓鴛鴦擲一下看擲出個什麼來小了
頭便把令盆放在鴛鴦跟前鴛鴦依命便擲了兩個二一個五
那一個骰子在盆中只管轉鴛鴦呌道不要五那骰子單單轉
出一個五來鴛鴦道了不得我輸了賈母道這是不算什麼的
嗎鴛鴦道名兒倒有只是我說不上曲牌名來賈母道你說名
兒我給你謔鴛鴦道這是浪掃浮萍賈母道這也不難我替你

說個秋魚入菱窠鴛鴦下手的就是湘雲便道白萍吟盡楚江
秋衆人都道這句狠確賈母道這令完了偈們喝兩杯吃飯罷
回頭一看見寶玉還沒進來便問道寶玉那裡去了還不來鴛
鴦道換衣服去了賈母道誰跟了去的那鶯兒便上來回道我
看見二爺出去我叫襲人姐姐跟了去了賈母王夫人纔放心
等了一回王夫人叫人去找來小丫頭子到了新房只見五兒
在那裡揀蠟小丫頭便問寶二爺那裡去了五兒道在老太太
那邊喝酒呢小丫頭道我在老太太那裡太太叫我來找的豈
有在那裡倒叫我來我的理五兒道這就不知道了你到別處
我去罷小丫頭没法只得回來遇見秋紋便道你見二爺那裡

去了秋紋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吃飯這會子那裡去了呢
你快去問老太太去不必說不在家只說喝了酒不大受用不
吃飯了畧躺一躺再來請老太太們吃飯罷小丫頭依言叫去
告訴珍珠珍珠依言回了賈母賈母道他本來吃不多不吃也
罷了叫他歇歇罷告訴他今兒不必過來有他媳婦在這裡珍
珠便向小丫頭道你聽見了小丫頭答應着不便說明只得在
別處轉了一轉說告訴了家人也不理會便吃畢飯大家散坐
說話不題且說寶玉一時傷心走了出來正無主意只見襲人
趕來問是怎麼了寶玉道不怎麼只是心裡煩得慌何不趁他
們喝酒偕們兩個到珍大奶奶那裡逛逛去襲人道珍大奶奶

在這裡去找誰寶玉道不找誰瞧瞧他既在這裡住的房屋怎麼林黛玉只得跟着一面走一面說走到尤氏那邊又一個小門兒半開半掩寶玉也不進去只看看園門的兩個婆子坐在門檻上說話兒寶玉問道這小門開着麼婆子道天天是不開的今兒有人出來說今日預備老太太要用園裡的菓子故開着門等着寶玉便慢慢的走到那邊果見腰門半開寶玉便走了進去襲人忙拉住道不用去園裡不干淨常沒有人去不要有撞見什麼寶玉伏着酒氣說我不怕那些襲人苦苦的拉住不容他去婆子們上來說道如今這園子安靜的了自從那日道士拿了妖去我們摘花兒打菓子一個人常走的二爺要去

僧們都跟著有這些人怕什麼寶玉喜歡襲人也不便相強只得跟著寶玉進得園來只見滿目淒涼那些花木枯萎更有幾處亭館彩色久經剝落遠遠望見一叢修竹倒還茂盛寶玉一想說我自病時出園住在後邊一連幾個月不准我到這裡瞬息荒涼你看獨有那幾杆翠竹菁葱這不是瀟湘館麼襲人道你幾個月沒來連方向都忘了僧們只管說話不覺將怡紅院走過了回過頭來用手指着道這纔是瀟湘館呢寶玉順着襲人的手一瞧道可不是過了嗎僧們回去瞧瞧襲人道天晚了老太太必是等着吃飯該回去了寶玉不言找着舊路竟往前走你道寶玉雖離了大觀園將及一載豈遂忘了路徑只因襲

人恐他見了瀟湘館想起黛玉又要傷心所以用言混過豈知寶玉只望裡走天又晚招了邪氣故寶玉問他只說已走過了欲寶玉不去不料寶玉的心惟在瀟湘館內襲人見他往前急走只得赶上見寶玉站着似有所見如有所聞便道你聽什麼寶玉道瀟湘館倒有人住着麼襲人道大約沒有人罷寶玉道我明明聽見有人在內啼哭怎麼沒有人襲人道我是疑心素常你到這裡傷心常聽見林姑娘所以如今還是那樣寶玉不信還要聽去婆子們赶上說道二爺快回去罷天已晚了別處我們還敢走走只是這裡路又隱僻又聽得人說這裡林姑娘死後常聽見有哭聲所以人都不敢走的寶玉襲人聽說都吃

了一驚寶玉道可不是說着便滴下淚來說林妹妹林妹妹好
如兒的是我害了你了你別怨我只是父母作主並不是我負
心愈說愈痛便大哭起來襲人正在沒法只見秋紋帶著些人
趕來對襲人道你奸大胆怎麼領了二爺到這裡來老太太太
太他們打發人各處都找到了剛纔腰門上有人說是你同二
爺到這裡來了唬得老太太太太們了不得罵着我叫我帶人
趕來還不快回去麼寶玉猶自痛哭襲人也不顧他哭兩個人
拉着就走一面替他拭眼淚告訴他老太太着急寶玉沒法只
得回來襲人知老太太不放心將寶玉仍送到賈母那邊衆人
都等著未散賈母便說襲人我素常知你明白纔把寶玉交給

你怎麼今兒帶他園裡去他的病纔好倘或撞着什麼又鬧起來這便怎麼處襲人也不敢分辨只得低頭不語寶釵看寶玉顏色不好心裡着寔的吃驚倒還是寶玉恐襲人受委屈說道青天白日怕什麼我因為好些時沒到園裏逛逛今兒趁着酒興走走那裡就撞着什麼了呢鳳姐在園裡吃過大虧的聽到那裡寒毛倒豎說寶兄弟胆子忒大了湘雲道不是胆大倒是心寬不知是會芙蓉神去了還是尋什麼仙去了寶玉聽着也不答言獨有王夫人急的一言不發賈母問道你到園裡可曾唬着麼這回不用說了已後要逛到底多帶幾個人纔好不然大家早散了回去好好的睡一夜明日一早過來我還要找補

叫你們再樂一天呢不要爲他又鬧出什麼原故來衆人聽說
辭了賈母出來薛姨媽便到王夫人那裡住下史湘雲仍在賈
母房中迎春便往惜春那裡去了餘者各自回去不題獨有寶
玉回到房中噯聲嘆氣寶釵明知其故也不理他只是怕他憂
悶勾出舊病來便進裡間叫襲人來細問他寶玉到園怎麼樣
的光景未知襲人怎生回答說下面分解

紅樓夢第一百八回